

麦田
书房

他是天之骄，
却还是不能避免一场病魔的吞噬。

天骄

mati
shenglingluan

马蹄声
凌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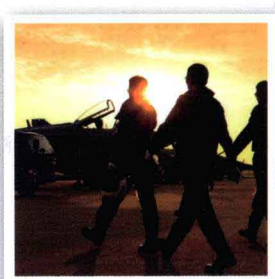
Tian Jiao

2013影视巨作《神之弃地》同名小说
带来制服之恋系列 ①

女科学家与空军上尉

一场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

他是世上最倒霉的男人，暗恋十三年，爱还没说出口已经快要来不及
她是世上最悲惨的女人，等了小半辈子，等来的却是一场生离死别的开始
那么多人，个个都和我没有关系。最想要的这个，偏偏他就快要不在了……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天骄

Tian Jiao

凌乱马蹄声
[著]

lin
luan
ma
ti
sheng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骄 / 马蹄声凌乱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04
ISBN 978-7-5399-5853-8

I. ①天…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1354号

书 名 天 骄

作 者 马蹄声凌乱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麦田书坊工作室 (长沙)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罗 婷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853-8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 O N T E N T S

楔子

人是鬼

第一章

牡丹花下不好死

第二章

鸡飞狗跳的青梅竹马

第三章

看着你牵别人的手

第四章

从此萧郎是路人

第五章

心事眼波难定

第十一章

顺天应人

第十二章

未战而庙算胜者胜

第十三章

关于霸王硬上弓

第十四章

瞒天过海

第十五章

兄弟离别

第十六章

西毒门下不寻常

第六章

奴为出来难

第七章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

第八章

柴门闻犬吠

第九章

智者齐麟的哀愁

第十章

兰悲木泣

第十七章

交易

第十八章

父母之命

第十九章

三堂会审

第二十章

一个巴掌拍不响

第二十一章

无所不在的吴邪

第二十二章

细柳营不可无周亚夫

第二十三章

被虐待的病患

马蹄声凌乱 [著]

- 167 第二十四章 汝能持否
- 173 第二十五章 沙丘之变
- 178 第二十六章 新婚
- 184 第二十七章 人月两不圆
- 189 第二十八章 两面作战
- 194 第二十九章 原形毕露
- 200 第三十章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
- 205 第三十一章 麻杆打狼
- 211 第三十二章 相濡以沫
- 217 第三十三章 露滴鸳鸯

马蹄声凌乱 [著]

- 223 第三十四章 有希望了
- 228 第三十五章 这么痛，这么疼
- 233 第三十六章 要活下去啊
- 238 第三十七章 终于见到
- 243 第三十八章 真的很想她
- 248 第三十九章 小小的哀宁
- 253 第四十章 我是他妈妈呀
- 258 第四十一章 我得活着，不然死不瞑目
- 263 第四十二章 就这样过一辈子不好吗？



生病是一件极无聊的事情，尤其是那种不大不小、需要住院又吃喝无碍的毛病。

生长在内地的军报记者陆仁嘉在暴搓了人生第一顿海鲜之后胃火上升、豪情大发，站在桌子上咕咚咚灌下去三瓶冰镇啤酒，面红耳赤地举杯高呼：“向前向前向前！为了祖国！为了公正！为了人民的幸福！”一时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情万丈于胸怀。

在场众人谁不挑大拇指赞他个记者中的爷们儿？

结果当晚爷们儿就上吐下泻外加顶着一张猪头样的肿脸被附近某军区医院值班大夫委婉而坚决地留院观察。

这就是传说中升职的代价。

陆仁嘉捂着肚子在厕所蹲了五分钟拉得两腿打晃地转悠出来，被小护士当场活捉。要说部队医院的医护人员是比地方医疗机构多些生猛。只见护士长猿臂轻舒纤腰曼转，提溜着陆仁嘉把臂捉来，纳鞋底一样把他戳在病床上输液。平白惹得送他来医院的同事又是一阵嘻嘻哈哈，眼看他性命无碍，惹祸的同事们也就次第散去了。

凄风冷雨，恶心想吐。

只剩下陆仁嘉一个人在观察室里蹭着后背自怨自艾。医生开的药甚灵，不多时消化道的毛病就见了好。人也精神了些，实在是没意思。陆仁嘉试图朝对面吊吊针的小朋友笑一下表示友好，同是天涯沦落人嘛，总要打个招呼。

谁知道人家小朋友看见他愣足三秒，一下子哭到震天动地，弄得孩子妈没少拿眼睛剜他。

陆仁嘉摸摸鼻子，哀叹一声，想他陆仁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就说不不是人见人爱吧，也勉强算得帅哥一枚。

现在不用照镜子他也知道自己这一脸大紫包比窦尔敦好看不了哪儿去。

闭上眼睛，可要了亲命了。浑身发痒，面目可憎。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好不容易盼着输完了液，陆仁嘉同志很没落地穿着病号服溜达下楼。一则是怕吓着人家生病里的孩子，二则是他想，逛逛也许就没这么痒。

那是初秋的夜晚，刚下过一阵毛毛雨。

暑热褪去，满月初升。

空气是湿的，月光晦涩。一切都有点雾蒙蒙的样子。

医院的小小后院里花木扶疏，陆仁嘉的鼻尖儿萦绕着植物的清新香味儿，把脸掩入灯影里，心倒是舒坦了许多。四周寂寂无声，只有几只蟋蟀在草坷垃里唧唧地叫。陆仁嘉百无聊赖地分花拂柳摇摇摆摆地往前走，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一句酸诗：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大小伙子随即嗤笑：人家去郎边？我要上哪儿？别跟着起哄了。想到这里，扭头就要往回走。

忽然，陆仁嘉愣住了。

草虫的鸣叫声里，他好像听见了几声压抑的抽泣。

陆仁嘉侧耳听了听，确实有人在哭。是极隐忍的伤心呜咽声。

一片乌云飘过来，遮住了月亮的脸。

有阴风吹过，陆仁嘉顿时不痒了。非但不痒，后背简直有点发冷。

这调调真像《聊斋》里的狐女幽怨，冤鬼夜哭。

屏住呼吸，那边又抽噎了两声。

这次陆仁嘉听清楚了，如果这不是女鬼，就一定是个女人。一个很痛苦的女人。

陆仁嘉骨子里古道热肠，拔腿就往前走，琢磨着，应该去帮人家一把。再不济好歹得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再往前走两步，又觉得不对。抬眼四望，蒙昧的夜色，树影摇摇。左右看看，不远处深黑色的水泥大楼，陆仁嘉忽然想起来这个僻静的倒霉地方八成是医院的太平间后门！莫名其妙打个寒战。这这这……这也忒疹得慌了。

不远处，抽泣声又起，声声哀怨。

陆仁嘉闭着眼睛把从小到大看过的鬼故事排了一遍，托《聊斋》的洪福垫底，又有《鬼吹灯》的阴司报应于后。他大着胆子走过去，循着那时断时续的哭声，踏过滑溜溜的草地，分开颤颤巍巍的月季，打一丛冬青的后面伸出了他紫色的肿脸。

前面是假山亭台，有石头台阶伸向一片小小的人工湖。

湖里种满了粉色的莲花。

透过摇曳的荷花荷叶，陆仁嘉看见了！

在临水最近的青色石阶上，蜷缩着一个穿白衣裳的女子。

云开雾散，月光一点点地照到这女子窈窕的身体上，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肩膀缩在角落里，凄风冷雨里稍微护着自己的姿势，不能舍弃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温暖。显得那样脆弱单薄，孤立无援。

陆仁嘉盯着她，直到眼睛酸涩。他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人家。这女子真好看，好像一件被人遗弃的艺术品。

陆仁嘉没办法移开自己的眼光。那女孩子侧着脸，所以只能看见她有白皙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长长的头发绾在后脑，在月亮下闪着光泽。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偶尔发出极低的抽泣。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她抬起了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刚刚度过难熬的一天。

陆仁嘉忽然涌上一阵冲动，他想跑到她眼前，跪在她眼前，摸摸她，告诉她：你不要哭。

也许能感应到陆仁嘉炽热的眼光，这个女子慢慢地转过头。

他看清了她的面孔……

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那是一张绝对无愧如此良辰美景的脸，好像被老天爷精心搭配过。让人难忘的乌黑大眼睛、挺直的鼻梁和轮廓秀美嘴唇。

陆仁嘉不禁非常龌龊地怀疑，她是不是整过容？然后不禁唾弃自己，看在整得这么成功的份上也不应该计较，自己何苦如此猜介？

不过无可否认，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

她还在哭泣，大颗大颗的泪珠滑落脸颊，如同盛开的荷花上结了芬芳的露。

陆仁嘉心跳加速，额上充血——艳遇！绝对是艳遇！是人鬼都是艳遇！

呆呆地看了人家一分钟，陆仁嘉不禁心急火燎——你说她怎么还不过来迷惑于我啊？

他终于忍不住叫了一句：“哎！”

两人目光交汇，这颗长在冬青树上的紫色脑袋显然让这月下美人吃了一惊。不过她没有像普通女子那样惊呼尖叫，只是迅速低下头，慌忙擦干泪水，仿佛这才是世界上最紧要的事情。

陆仁嘉说：“你……”

谁知道那不知道是人鬼的美人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就果断地起身离开。

枝叶一摇，人影飞逝。

陆仁嘉喊：“哎，你等等！”

等到陆仁嘉爬假山涉湖水走到人家刚才坐的地方，美人早已芳踪难觅。摸摸她坐过的石阶，早凉了……

陆仁嘉摸摸脑袋，恍恍惚惚地回了病房。

午夜梦回，陆仁嘉忽然想明白了，她有影子。她是人！

观察室里有陪床的家属穷极无聊地看《十面埋伏》，陆仁嘉就听见章子怡粗着嗓子唱：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小伙子半夜出了一身冷汗，病就好了大半了。

次日清晨，陆仁嘉迷迷瞪瞪地爬了起来，吃了药、擦把脸。大小伙子顶着张紫红色的猪头对着太阳发了半日呆，忽然一跃而起。

陆仁嘉披了件衣服就下楼了，溜小跑直奔太平间而去！

几分钟后，太平间的守门大爷几乎是抡起王八拳跟他拉扯着：“小伙子，年轻人，你悲痛过度我知道。但你不是家属就不能看啊！看看你小脸肿的，那个翻车的小伙子是你战友吧？他死呀死得惨啊。你还是别看了……”

陆仁嘉愕然：“小伙子？！”

老大爷痛心疾首：“看这娃都难过糊涂了。不就是那个出车祸的小子吗？最近又没死别人。”

陆仁嘉把手一揣，回去了。微风吹过，丫边走边唱：“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怪也不是那怪……”

这么说来，那美女无疑是个活人。

那天，陆仁嘉翘着嘴角走遍了医院的每个角落。

从食堂到药房，从外伤到茅房。陆仁嘉众里寻她千百度，无奈每次都兜错路。

直到中午验血的时候被护士长提溜着脖子活捉回病房，他都没再看见那美女一丝踪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让陆仁嘉不禁怀疑，自己昨晚不过南柯一梦。

回到病房里，隔壁床铺上的MP4已经换了主儿，不知道哪位病友躺在那里哼哼：“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陆仁嘉深深地叹了口气。他也不是就要和人家美女如何如何，只是想，她哭得那样伤心，也许需要帮忙。陆仁嘉心眼儿好，他挺想帮她一把的。

下午就剩下验个血，陆仁嘉腿脚灵便又被护士长重点派人看押所以分外无聊。刚刚拐进血液科的楼栋，他便听到一个娇嫩又干净的声音：“好像是这边哦。”

陆仁嘉下意识回头，顿时觉得五雷轰顶一般。

逆光里，昨天那梦中鬼魅女子正推开门款款向他走来。

这闺女站在太阳底下就是另外一副嘴脸。雪白的衬衫、淡绿的军裤包裹着她年轻匀称的身材。雪白的脸上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挺直鼻梁，饱满而红润的双唇微微嘟着，会下意识地撒娇的小女孩。

陆仁嘉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孩子能把军装搭配得这么好看，神秘的她就好像一朵含苞欲放的昙花，只看着就觉得她芬芳四溢，理所应当被所有人宠爱。

这个让陆仁嘉神魂颠倒的女孩子当时完全没注意到她前路上还有个路人甲，一边低着头研究手里一打化验单，一边嘟囔：“血液生化检查……”

直到女孩子几乎从陆仁嘉身边完全走过，陆仁嘉才不情不愿地看见和大美女并排走着的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穿一身淡淡蓝色的空军常服，颇长身材。

上上下下地打量了空军男好几眼，一脸紫色的陆仁嘉莫名悲愤地转过了头——这小子真他妈英俊。

陆仁嘉摸着良心说，就算自己没过敏成猪头的时候，也不如人家眉清目秀的一半精神。

再回头看看大美女一边向前走着一边和这空军男低声说些什么。空军男信手一指，两个人拐弯而去。

据陆仁嘉目测，这对金童玉女走路时隔着一臂的间隔。他俩并没有勾肩搭背，也没有很多言语。但是没来由的，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们非常亲昵。隔着水晶膜一样，会把不相干的人屏蔽在外。有意无意间，那女孩子回头，扫了陆仁嘉一眼。

看着人家渐渐消失的背影和谐得一塌糊涂，陆仁嘉忽然就心情不好起来。后背被猛推一把，一脸横肉的小护士横眉立目：“快去快去！等着化验呢！”

陆仁嘉心底一片悲凉：都是人，这个差距啊。

不是冤家不聚头。

化验室里，陆仁嘉看到那个空军男显然是刚刚抽了血，正用棉签压着胳膊。小美女哗啦啦地翻着化验单：“大夫，是不是就没事了？”

“没事了。”大夫当时正举着大针头一脸凶相地朝陆仁嘉走过来。

面对明晃晃的吸血针筒，陆仁嘉莫名地松了口气，看起来生病的不是他的鬼魅女

子。

但是当人家美女再次看见阴魂不散的陆仁嘉的时候，不自觉地蹙了蹙眉头。她飞快地回过头，问：“哥，中午吃鸡汤面好不好？”

空军男半真半假地抱怨着：“你怎么比我这病人还馋！”说罢站起来，“那去食堂吧。”

被纵容的妹妹欢乐地抓起哥哥的手，两个人快步走了出去。

临出门的时候，那女孩分明回头瞪了陆仁嘉一眼，眼里含针的那种嗔怒瞪法。

听着他们的对答，陆仁嘉一边被医生抽了整整一试管血，一边心花怒放血灌瞳仁。

他是她哥！哥！也就是说生病的可能是他未来的大舅子！尽管还不知道人家闺女姓甚名谁，陆仁嘉已经厚颜无耻地让自己过了把心头瘾。

这个……这个……无论怎么说，他还是有机会啊！

于是，浑身发痒的陆仁嘉一脸傻笑地站起来，晕乎乎地跟着人家到食堂去了。

他寻思着，既然大舅哥身体违和，他怎么着也得跟着帮帮忙，尽尽心。先在大舅子眼前落个好印象，或许以后在丈母娘面前才能得几句美言……

不过一路傻跟着的陆仁嘉也是真想知道，这样美丽的女孩子为什么在漆黑的晚上靠着石头哭。

医院的食堂永远是熙熙攘攘又嘈嘈杂杂的。

陆仁嘉三转两转在靠墙的一个小桌子边找到了这对好看的兄妹。哥哥有点疲惫地靠在椅子上，看着妹妹忙活着把她碗里的所有肥肉挑进自己碗里，神色安静、不以为意。哥哥偶尔也会动筷帮妹妹挑出一些肥肉末子。不过他并不放进碗里，而是直接张嘴吃下去。

很自然、很放松的动作，一看就是习以为常。

虽然知道人家是兄妹，但这份亲昵还是让陆仁嘉微微地泛酸了一下。

也许是感受到陆仁嘉灼灼的目光，帅哥哥转过头，视线对准了他。漂亮的妹妹微微怔忡，抬手喂了一块蛋到哥哥嘴边。黄灿灿的蛋黄在哥哥的唇边蹭，固执地要把哥哥的注意力拉回来。但空军男依旧警觉地看着陆仁嘉，眼光灼灼，手指头下意识地罩在了自己妹妹的腕子上。

陆仁嘉顶着一张肿脸努力地朝着人家呵呵笑，算是打个招呼。

大美女眼波一转，佯着哥哥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那年轻空军“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悄悄嘀咕两句，兄妹俩一起回头，朝陆仁嘉微笑还礼。

陆仁嘉五迷三道地把一碗牛肉面就着鼻子灌了下去。

吃过了饭，这对兄妹从陆仁嘉身边走过。妹妹借故去洗个手，空军男对着陆仁嘉微笑，和气地说道：“同志，我们家娃娃还小，好多的事情……不着急……”措辞一下，“您别……这孩子让我们宠坏了，从小就不爱别人跟着……”

陆仁嘉其实是个老实人。这会儿就算肿着一张紫脸，也微微泛出了红色。他期期艾艾地张口：“不是……我就是……就是想问问……她……为什么……”

英俊的空军同志显然对这桥段见怪不怪，彼时宽容而耐心地听着着陆仁嘉语无伦次。

“哥！该去做透视了！”传说中的他们家“娃娃”显然少了哥哥这份好涵养。她急急火火地在远处催促着，“待会儿又好多人排队。”

空军同志既往不咎地拍拍陆仁嘉的肩膀，扭头离去。

他说：“再聊！”

陆仁嘉害臊又别扭地掉头就走，丢大人了！自己真是鬼迷心窍了！

谁知道刚走两步，香风扑面。小美女从陆仁嘉身边路过时，飞快地说：“晚上九点，老地方见……”

她说话声音极低，一口暧昧的气，全呵在陆仁嘉的脖子边，让人一直痒到心里。

娃娃快步跟上了哥哥的步子，临去朝陆仁嘉回眸一笑。

梦中佳人，秋波流转，顷刻间色授魂与，端的是风月无边。

好像凭空中了五百万的大奖，陆仁嘉只觉得手脚冰冷，心头火热。

他寻思：完了完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明天早上，就是让大舅哥打死，我他妈的也认了！

天骄



第一章 牡丹花下不好死

chapter 1

是夜九点，陆仁嘉揣着一双爪子在太平间外冻得瑟瑟发抖。实在太冷，他偶尔错觉自己是贾瑞在等王熙凤！

佳人有约，他实是恨不得让自己穿得精神些。他只顾精神，却未发现一吹风，他的脸更加肿了起来。

天干物燥，月明星稀。

只听得远处有轻轻的脚步声朝这边走过来。

陆仁嘉心血澎湃，他寻思，这正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果然玉人，人还没到，有股细细的甜香味已经到了身边。

此时彩云遮月，秋花摇摇。树上的鸟儿也知趣地没了声息，仿佛天地都为这暧昧的约会而羞涩地别开了脸。虽然是花不好，月不圆。但是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好青年，这些都是浮云啊浮云。只有美女才是现实存在的。啥是客观唯物主义？这就是！党不能白教育他啊！

已经把甜蜜约会上升到理论高度的陆仁嘉同志当时只听到自己的一颗心在腔子里怦怦地跳，满腔的血都在血管里哗哗地流。

太激动了！天大的好事，就在眼前。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陆仁嘉准备十分感性地转身向佳人问好的时候，他只听身后“呼啦”一声恶风不善。可怜陆仁嘉同志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一双冰凉的小手已经狠狠地卡住了他的脖子。

瞬时间天旋地转，陆仁嘉就觉得自己被人三两下锁住了双手，紧接着两脚离地儿，

“吧唧”一下，就让人干净利索地给扔到地上了，摔得那叫一个脆生！

还没等他叫，黑压压一只小皮靴结结实实地踩住了他。

冷风吹过，云开月明。

亮晶晶的月光底下，娇俏漂亮的娃娃姑娘双手叉腰地踩在陆仁嘉身上，脸上冷森森的。

要说打人这活计也是很挑人的，美女怎么都是好看的。只见这小闺女娇喘微微，轻启朱唇，未开口处就有说不尽的体贴温存。那开了口就更是了不得了。娃娃姑娘果然不负众望。

月黑风高，莺声燕语。

丫低吼一声：“孙子！让你跟着我！”说着脚上使劲儿就冲陆仁嘉的脸上碾过去，嘴里还有狠话，“要让我哥知道你前天见过我，姑娘我废了你！”

陆仁嘉面上挣扎，心底凉透。

他混乱地琢磨着：我没这么大罪过啊。

呜呜呜！她的劲儿怎么这么大！玉人原是母夜叉！摸鱼摸到大白鲨！没敢指望碰上潘金莲，谁知遇到孙二娘啊！呜呜！好痛！

秋风过处，树叶飘零。

陆仁嘉忽然间想起雷锋叔叔的话：“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他绝望地挣扎，我今天就要落叶在这里了吗？啊！他绝望地认着死理儿：“为什么不能说我昨天见过你？”

一下子踩了人家姑娘的尾巴。只听姑娘恶狠狠地说道：“你还说！”

人不该死，五行有救。

正在这时，陆仁嘉只听近处一声怒斥：“吴邪！你又干什么哪！”

小陆同志感激涕零，这就是正义之声啊！

正义之声显然是有实力的。陆仁嘉只觉得脸上顿时压力一松。

怕姑奶奶再踹下来，陆仁嘉两只手下意识地抱住了夜叉的小腿。一秒钟后，正义之声简直出离愤怒：“畜生！你把她的腿松开！”

新晋级的畜生陆仁嘉烫到一样松开了吴邪姑娘的腿。

一个撒手，两下解套。

吴邪讪讪地收回了脚丫子。陆仁嘉连滚带爬地从地上挣扎了起来。

冷月之下，青石之上。换了病号服的帅哥空军青天面沉似水，不怒而威。

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煞气十足，全然丈夫捉奸的嘴脸。显然气不打一处来。

陆仁嘉绝望地想，你说我这样子是不是不太像××不遂啊？

青天低声呵斥：“说！怎么回事？”

陆仁嘉满眼含泪，几乎就要哭出来：“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

青天扭头问美女，急赤白脸的神态：“你怎么回事？又看人家不顺眼？”

吴邪姑娘恶人先告状：“哥！哪有！我今天和你一起

认识他的。你看见了！这孙子总跟着我！”

青天也不含糊：“长个包子样儿，就别赖狗跟着！从小到大跟你的多了！你就是不乐意，也不能把人打成猪头啊！”

吴邪叫起来撞天屈：“袁野！你脑子烧坏了？他本来就跟猪头似的！”

陆仁嘉让这兄妹俩旁若无人地糟践得就差扭头跳河了！

袁野同志略一思忖，恍然大悟状：“是不是你昨天就把人打成猪头了！所以人家这么跟着你！”

吴邪快委屈死了：“我昨天没打他！”

袁野脸色一正，出其不意：“那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吴邪这才明白过来上当，急得脸都红了：“我反正没打他！你甭管！”

“那你打谁了？”袁野揪住不放，“说！你昨晚去哪里了？”

吴邪不说话，撅着嘴把头扭过去了。

袁野转过头问陆仁嘉：“我们娃娃昨天有没有为难你？”

陆仁嘉乱七八糟地凑过来，顶着吴邪刀子似的眼光，那个委屈啊：“她昨天没有为难我……她只是……坐在这里偷偷哭……所以我过来看看她……”

“她……哭？”袁野慢慢地转过头，仿佛喃喃，“娃娃……在哭呀……”

陆仁嘉可找到愿意相信他的人，赌咒发誓一样对袁野说：“我今天跟着你妹妹，其实也没什么坏心眼儿。我就是想知道她怎么会哭得那么难过。白天她越开心我就越奇怪。她怎么昨晚那么伤心？哭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我……我……我只是想帮她……”

吴邪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气氛是让人尴尬的沉默。

风都凝固了一样，有莫名的寒意逼上来。

良久，袁野慢慢地抬起头：“娃娃……哥的血检报告出来了？”他轻轻地问，很柔和的声音，好像怕吓坏了谁，“不太好，是不是？”

在吴邪怨毒的眼神逼迫下，陆仁嘉实打实地打了个寒战。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陆仁嘉本来都准备再挨一顿打了，可谁知道人家小夜叉现在懒得答理他。陆仁嘉眼看着小美女乳燕投林一样扑到了袁野的怀里，呜呜哭了出来。

她一边哭一边说，抽噎到不能顺气：“没……关系，没关系的！我……把我的血给你！我把我的肉……给你！我……爸妈、叔……叔阿姨，还……还有齐麟！我们把血给你！没关系的！你准能好！我不会让你死的！真的！哥！”哭了半天，她牢牢地抓住袁野的衣襟，哀哀地仰着脸看着他，哭到一塌糊涂还试图安慰着病人，“你别担心！真的！”

秋风带来剔骨的凉意，脸色苍白的袁野哆嗦了一下。

他愣了好久，才明白过来妹妹在说什么，连忙伸手抱住了吴邪哭到颤抖的肩膀，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背。他温柔地摇晃着她，轻轻地用袖子给她擦眼泪，十足哄慰的声音：“哦……哦……娃娃，不怕。娃娃……不怕……”嘴上这么说着，他眼睛却望着极远的地方。

于是陆仁嘉觉得，自己好像是闯了大祸了。

第二天清晨，陆仁嘉摸摸紫色的鼻子乖乖地帮着吴小夜叉打水。人家美女不怎么答理他，任凭他忙前忙后也不给他个好脸儿。

也难怪，时隔才三日，人世满樱花。

陆仁嘉自己也觉得自己怪扫把的，才认识人家闺女对头不到三天，就搅和得他们家破人亡。

扭头看看，袁野还在病房里沉沉地睡着，脸色有点异样的苍白。他是病人，睡得又晚，错过了早查房，也没人说什么。不像陆仁嘉，昨天晚归，今晨开溜，被满脸横肉的护士妹妹骂了个狗血淋头。大美女吴邪好像就永远不会骂她哥，而且温存体贴得不像话。她会把自己的手捂热了，再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帮哥哥把被角更好地掖起来，只怕他睡着再着了凉。

陆仁嘉看看左右帮不上忙，臊眉搭眼地在一边杵着。他觉得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总不能让一个姑娘家自己扛着。有个人帮忙，好歹也方便些。

吴邪昨天是大大方方地哭了一宿，把这些日子的悲伤为难都发泄了出来，到现在眼皮子还是肿的。看起来没哭够，她时不时地还会抽个鼻子，鲜花着露一样，楚楚可怜得让人看了就心疼。其实在医院也没什么正经事。吴邪知道自己现在这肿眼泡实在不喜庆，只怕让他哥看了心烦。索性连病房都不怎么进，呆呆地在走廊坐了好久。陆仁嘉一言不发地陪

着她坐着，心想少说少错少挨打。

他默默地陪着小美人，又爱又怕反正舍不得离开。

对坐良久，吴邪面无表情地把一张化验单递给了陆仁嘉。

白纸黑字：AML，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陆仁嘉倒抽了一口凉气，想着不好，没想到这么不好。酝酿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说什么。他就问：“那你的骨髓能配上吗？”

吴邪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艰难地摇摇头。

陆仁嘉苦涩地“哦”了一声，又问：“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吴邪闷了半天，缓缓开口：“没。其实他是独生子……我不是他的亲妹妹……”说到这里她又抽噎起来，“可我多想……多想是啊……是我害他的……是我把他害成这样的……”

滚滚天雷从上古洪荒处一路奔腾而来，滔天洪水遮天蔽日企图淹没苍茫人世。

陆仁嘉脑子里只剩下这几句：她不是他亲妹妹……他不是她亲哥哥……她她她……他他他……

迅即心里升起了无名火：怪不得我觉得你们俩这么腻！你们俩这么搭！你们俩这么……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你们俩背着我好！

霎时间大小伙子就觉得，头浇凉水，怀抱着冰。他心里无声地呐喊，嘴角不停地抽搐：苍天啊，大地啊，您怎么就连在这么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

陆仁嘉正自怨自艾着，不提防那边吴邪又“呜”的一声又哭了出来。

唉——陆仁嘉一声叹息。

他尴尬地抬起手，想拍拍她后背，想想屋里那位不是她亲哥哥还这么横呢，终于没敢，只好转手替她倒了点喝的。

一杯热腾腾的朱古力，也许足够打开一个人回忆的门。

那天，吴邪对陆仁嘉说了许许多多，多到她自己都不会相信。

她用做梦一样的声音对他描述：“其实哥不是我亲哥。他是我爸战友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的。你知道吗？从我出生起，就认识他了……”

她慢慢地说着，声音飘飘忽忽的，好像真的看到了过往的日子在眼前缓缓流动。

在吴邪的意识里，袁野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这世界的组成部分。她从有记忆起，就有